

从甲骨卜辞可知，武丁至少有过三位夫人，分别是妣辛、妣戊和妣癸。“妣”是后世商王对她们的尊称，其中，妣辛就是著名的妇好。

妇好是武丁的第一位夫人，在武丁王时期的甲骨卜辞里，她出现过二百多次。武丁刚把王宫从河北商城搬迁到阻河南时，大约二十来



《合集》13925正

丁酉卜，口贞（占）：妇好有受生？王占曰：吉，其有受生。

岁，所以他可能是一边发动对西部山地族群的战争，一边确定王后人选的。

在为此占卜时，武丁最关注的是妇好能不能生育继承人。一个丁酉日，一名叫苏的占卜师为武丁王卜问：妇好能不能受孕生育？似乎

牛肩胛骨烫出的裂纹不太理想，占卜师不太敢写出结果，于是，武丁自己解读裂纹的预兆：吉利，妇好会受孕生育。

从《合集》13925看，武丁王迎娶妇好的动机，似乎主要不是来自占卜，而是他预先做出了决定，占卜只是完成必要的程序而已。

妇好曾几度怀孕，为了预测能否生出儿子，武丁做过很多次占卜。

某次甲申日，占卜师骰灼烫甲骨后为武丁王卜问：妇好生育是否“嘉”（生子）？武丁解读说：丁日生育，可以生子；庚日生育，同样吉祥。结果，三十一天后的甲寅日，妇好生育了，不是儿子，是个女儿。



《合集》14002正

甲申卜，款贞：妇好娩嘉？王占曰：

其惟丁娩嘉。其惟庚，娩，弘吉。三旬又一日甲寅娩，不嘉。惟女。二告。

还有一次，妇好的儿子因流产或难产而死，武丁在占卜中提出怀疑：是不是自己的祖母“妣己”之灵害死了这个儿子？⁵

“妣己”是商朝第十六王祖丁的夫人。据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，祖丁有四个儿子接连为王，分别是阳甲、盘庚、小辛和小乙。看来列祖列宗并不会无条件地保佑后世商王家族，他们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作祟，而禳解之术是及时献上祭品。

根据甲骨记载，妇好是武丁非常得力的助手。比如，妇好参与王朝礼仪活动时，曾接见过“右老”：“妇好允见右老。”（《合集》2656正）“右老”是指贵族长老代表。妇好还在“徺”这个地方接见过“多妇”：“贞乎妇好见多妇于徺。”（《合集》2641）“多妇”可能是指各贵族家族的主妇们。在外地时，妇好还会搜罗各种礼物送给武丁王，比如，武丁占卜用的有些甲骨上就刻着“妇好人”。（《合集》1.133反）

给列祖列宗献祭是商王的重要工作，作为王后，妇好也要分担一部分。武丁的卜辞里就时常出现妇好受命主持祭天、祭先祖、祭神泉等各类祭典的记载，比如，祭祀“妣癸”和“多妣”（多妣，意为历代女性先祖）：“乙卯卜，口宾贞：乎妇好有口于妣癸。”“贞：妇好有



《合集》2631

贞：更妇好呼懊（禀）伐。

到于多妣。”献祭方式是“口二 有学者认为，通“服”字，也就是献 祭战俘。⁶

尤其是，妇好还曾主持“伐”祭，即用戈或钺等砍下人牲的头颅向神灵献祭，是人祭中最为常见的杀人牲法，不过，现存卜辞并没有记载妇好献祭用人的数量：“贞：更妇好乎懊（禀）伐。”

妇好墓出土有“妇好”铭文字样的两把大铜钺，其重量并不适合实战，但又都有使用痕迹，比如，重达九公斤的那把已经缺了一角， 所以，它们很可能是用来砍杀献祭人牲的。武丁曾占问妇好“肩凡 有疾”，我们可以据此推测，这大概是挥舞铜钺砍杀人牲过度而引 发的。⁷

武丁时期，扩张战事频繁，妇好也经常带兵出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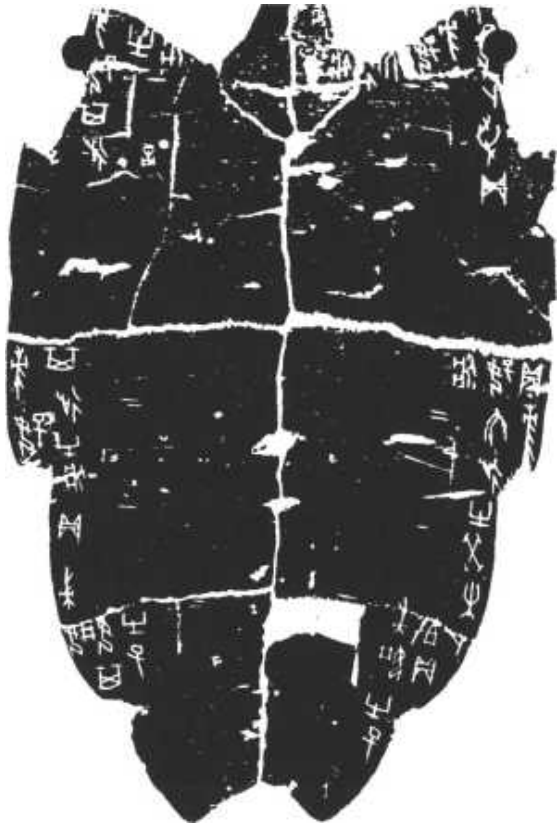
甲骨记载，妇好曾作为武丁出征的先导，从“庞”这个部族征集兵员：“甲申卜，皃，贞乎妇好先登人于庞。”（《合集》7283）其

中最著名的，也是征召人数最多、规模最大的一次，一共集结了一万三千人：“辛巳卜，贞：登妇好三千，登旅万，呼伐（羌）在甲骨文中，动员和编组军队称为“登”，也就是说，妇好集结三千人，其余一万人（应



《英藏》150正

辛巳卜，贞：登妇好三千，登旅万，呼伐（羌）0



《合集》13931

□申卜，争贞：妇好不延有疾？贞：妇好其延有疾？ 癸未卜，
骹贞：妇娣有子？贞：妇娣母其有子？

当）由武丁王集结。

因甲骨残碎，敌人不详，曾有学者猜测，“呼伐”后面应当是“羌”字。在另一片甲骨上，妇好确实参与过对羌人的战争：“贞戊不其获羌。贞呼妇好执。”（《合集》176）大意是说，一位名叫“或”的将领在捕猎羌人，武丁命令妇好也去“获羌”。

妇好还讨伐过土方和巴方，&这两个方国皆在殷都西部，今山西和陕西两省境内。此外，她也曾经征讨尸（夷）方，也即东夷，今山东省境内。

武丁还有一位夫人，名叫妇娣，年龄应当比妇好小。和妇好一样，妇娣也经常主持祭祀，也曾带兵出征。此外，她还有一项卜辞记载中妇好很少参与的工作，就是管理商王的农庄——卜辞里有多次提及妇耕监督收获谷物，祈祷丰年。

妇好最后死于疾病。在她病重期间，武丁曾频繁地向各位祖先献祭，祈祷他们保佑妇好健康。而在妇好病重时，妇娣刚好怀孕了，于是，武丁占卜妇好病情和妇娣孕产的内容出现在了同一片龟甲上。

龟甲左右两边占问的是同一件事，但分肯定和否定两种结果。右侧是武丁希望出现的结果，“妇好不延有疾”（病情不会加重），以及“妇娣有子”；左侧是不希望出现的结果，“妇好其延有疾”，以及“母（毋）其有子”（妇妍不会生儿子）。

有卜辞显示，妇娣被后世商王尊称为“妣戊娣”。（《屯南》4023）这说明她出生日的天干是戊，也是著名的“后母戊鼎”和王陵区 M160墓的主人。

《帝王世纪》记载的妇好之子

武丁是商朝历史上一位很重要的王，奠定了殷都的格局以及商朝后期的疆域，遂被后世称为“高宗”。

甲骨卜辞没有记载他的在位时间，但《尚书·无逸》记载，周朝建立后，周公在一次对殷商遗民的讲话中曾提到高宗武丁“享国五十有九年”。“我们不知道他几岁继位，即使只有十岁，也意味着活了近七十岁。

在殷商，从盘庚到纣王，中间一共有十二位商王，历经二百多年，可见，武丁王在位时间几乎占了四分之一。而在传世的史书里，

完全没有出现过武丁的夫人，倘若没有殷墟甲骨和墓葬，我们将完全不知道妇好和妇娣的存在。

不过，妇好有个儿子“孝己”曾经出现在西晋皇甫谧的《帝王世纪》：“初，高宗有贤子孝己，其母早死。高宗惑后妻之言，放而死，天下哀之。”

关于王子“孝己”，更早的史书从未有过记载，但出土甲骨能够证明。在武丁之子祖庚和祖甲两位王的卜辞里，曾经祭祀一位“兄己”；I“到祖甲的儿子庚丁（康丁），又称父亲的这位“兄己”为“小王父己”；“到最末两代商王帝乙和帝辛（纣王），又称之为“祖己”。看来，后世历代商王皆承认这位太子的商王身份和接受祭祀的资格。

武丁王实在太长寿了，他的夫人和儿子大都死在了他的前面。至于孝己是不是被流放而死，已经难以证实，但从时间顺序来看，他有可能是妇好所生。

至于“孝己”中的“孝”字，在甲骨卜辞里面没有出现过，不仅这位王子，卜辞中所有商朝帝王，都没有用“孝”做称呼的。这或许是到更晚的时代，比如秦汉时期的人加上去的。

《帝王世纪》的信息来源也是一个谜。这本书写作于4世纪初，比司马迁晚了四百年左右，没人知道它为什么能提供司马迁没有记载的史事。看来，有些历史碎片虽然没有进入儒家的“六经”，也没载入《史记》，但从商周到秦汉三国，它们一直在阴影中流传。

妇好去世时，武丁王还在世，并在退河北的王陵区为自己建造了坟墓，但为什么王后不埋葬在王陵区，而留在自己娘家，这似乎有点

不好解释。不过，这也让她幸运地躲过了商朝灭亡时王陵区遭受的大洗劫。

妇好家族的生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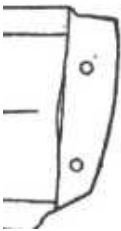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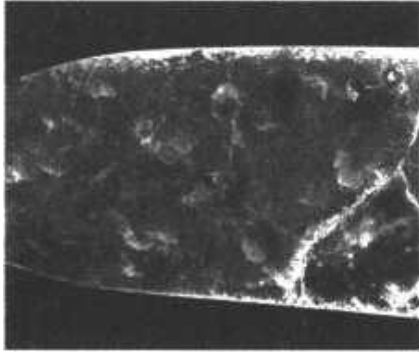
妇好墓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，它位于一片家族墓地之中，有些墓葬已经被盗，有些则被村民院落压住而无法发掘。

1976年，安阳考古工作队在妇好墓周边的小屯村北发现殷商大墓六座，随后发掘了其中相邻的两座（在妇好墓以东22米处），编号为小屯村北M17和M18。两墓保存较好，和妇好墓时代接近，应当属于妇好家族的成员。

M17墓主的尸骨已朽，墓内有殉人两名，狗两只。

M18墓主是年龄在三十五岁到四十岁间的贵族女性，墓内有殉人五名，狗两只。可识别的殉人，都是男性青壮年。有一人埋在填土中，其余四人则在椁内，其中，有两人肩部各扛铜戈一件，一人的铜戈边有铜铎十枚，显然，这二人是墓主的卫士。

M18随葬有铜礼器24件，兵器则有铜戈九件，玉戈和玉戚各一件。和妇好墓相比，规格要低得多，随葬铜器的总重量为178斤，只是妇好墓的约二十分之一，但这位女墓主应该也是拥有家族武装的政界活跃人物，随葬的朱书玉戈援部尚存墨笔书写的七个字（见下图），大意为在“北”捉获或献祭了某些敌人。



M18所出朱书玉戈细部摹本¹⁷

此外，墓中还有一件重八斤、口径约33厘米的铜盘，盘内刻有一条蟠龙纹，龙的身边还有一条小型夔龙纹，外圈则围绕着一周鱼纹。

在商代贵族墓葬中，龙形并不算普遍，基本只有和王室有亲缘的墓主才能使用。M18的这件铜盘，不仅与四千多年前陶寺贵族墓中的彩陶龙盘造型相似，而且还有甲骨文里特有的代表神圣意义的角，这说明龙崇拜一直辗转延续千年。

M18随葬的铜礼器虽不太多，但族徽铭文有好几种。属于墓主 本人的，可能是“子f母”：“子”，表示墓主的先祖是一位王子；f，应该是她的名。其他铭文的铜器，可能是亲友赠送给墓主的。其中，

有一位叫“子渔”的，“渔”字是三股水流里的四条鱼，造型复杂而精美。“子渔”经常出现在武丁王时期的甲骨卜辞中，可见是王朝重臣。由此，这位“子渔”可能和M18墓主有亲戚关系，所以赠送给她铜尊和铜罍各一件。在M18的随葬青铜器中，这两件比较重，也比较精致。¹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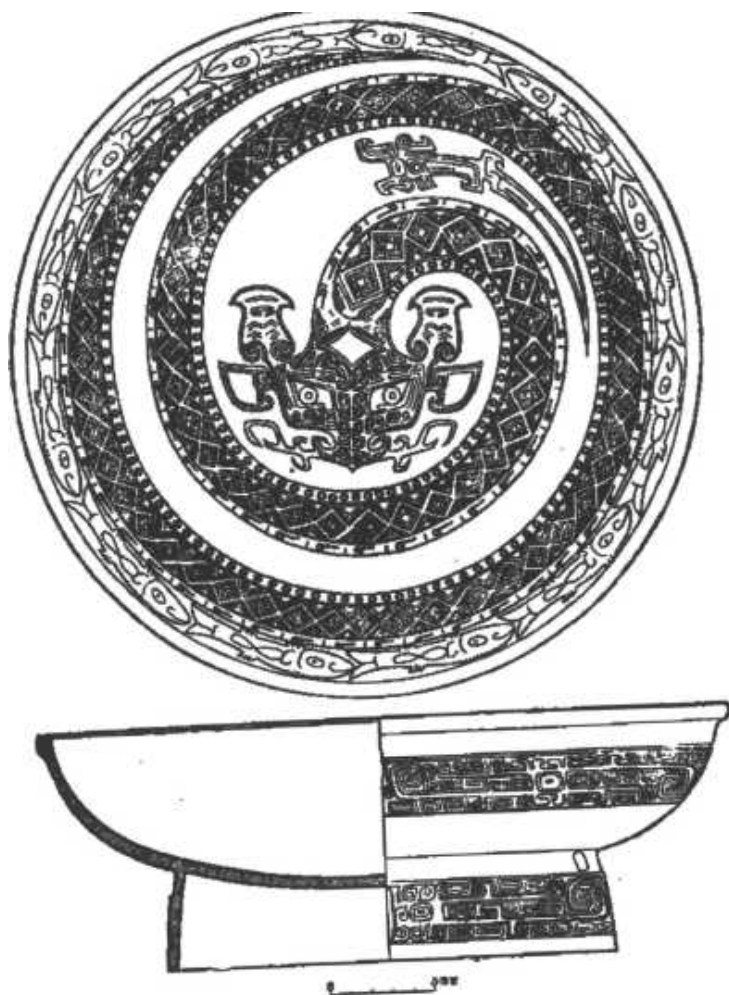
妇好墓所在这片墓区的西侧和南侧是居住区，密集分布着多座面积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。在武丁王时期，殷商的经济水平还不算太高，可能中级以上的贵族才能住这种房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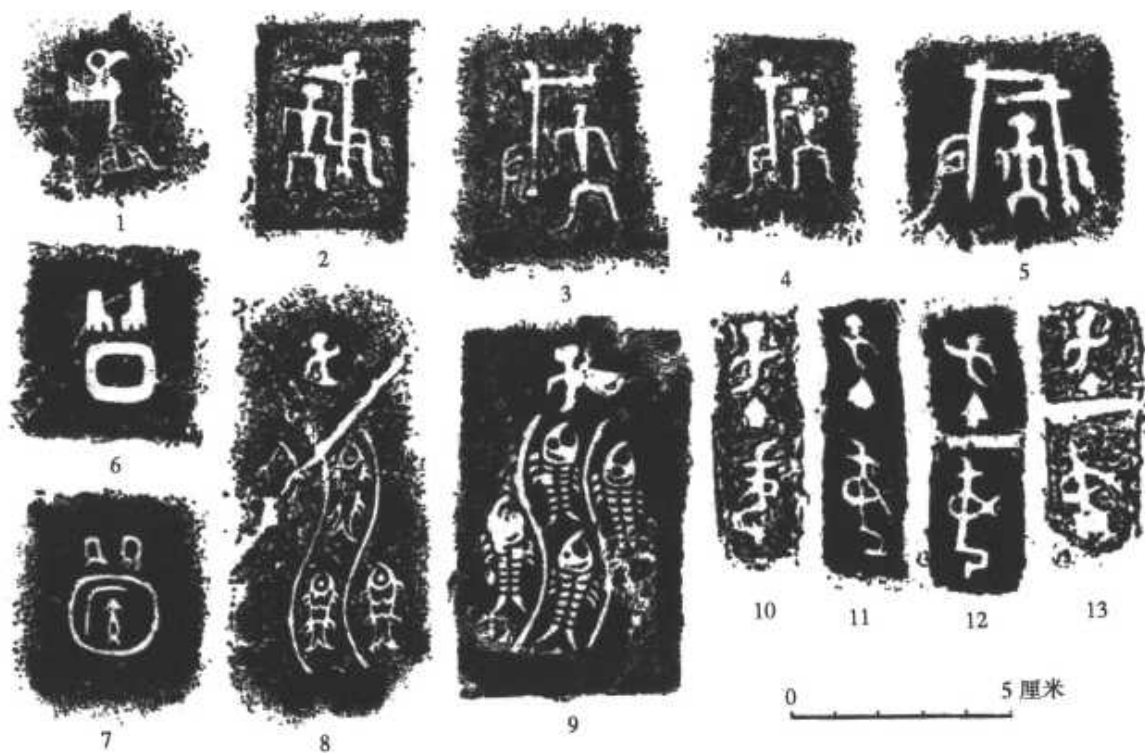
其中有一座近方形的建筑F29，离妇好墓约50米，可能是妇好家族的宗庙。它的南边庭院内有两块方形夯土基址（F30和F31），上面没有柱洞等建筑遗迹，但有多座祭祀坑，应该是人们祭祀先祖的场地。妇好死后，她的族人可能就是在这里为她献祭的。

这里共发掘17座祭祀坑，除有一座埋了一只狗外，其余皆埋一到三人不等，共27人。

人祭坑分为两种。一种埋的是全躯的儿童，共13名，其中，有五座坑埋的是单人，有四座坑埋的是两人。这些儿童多为俯身，多佩戴简单的玉饰或蚌片胸饰、小骨珠和绿松石饰物，没有明显捆绑和挣扎的痕迹，像是处死后放进坑内的。妇好和M18墓主都是女性高级贵族，可能生前都喜欢孩子，所以后人会给她们献祭一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儿童。

另一种埋的则是男性青壮年，每座坑埋一到三人，都是被砍了头后埋入的。砍头的过程应该颇为粗野，有些人体的颈椎上还带着颞骨，有些人头上则有很多砍痕，如M53中的两颗人头的砍痕主要集中在





M18随葬铜盘拓片与随葬铜器铭文（族徽）



M64人牲照片

脸颊和下颏部分。这些迹象表明，人牲被砍头时应该没有被扯住脖子，刀斧遂频繁地砍到了脸上。

比较特殊的是埋单人的M64。人牲的两臂被反绑在背后，只砍下了他的头盖骨，大部分头骨还和身体相连，包括脸部、眼眶和后脑勺。他被扔进祭祀坑时可能还没有死，因为其他被砍头的尸骨都是直身，而他呈侧卧欠身挣扎姿态，头盖骨就在自己的胸前。这很可能是蓄意地虐杀，献祭者想要欣赏人牲被砍掉头盖骨之后的挣扎和喊叫，由此获得刺激和满足感。不管是用刀或钺，能如此整齐、完整地砍下人的头盖骨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，所以又有两种可能：一，献祭者是用锯子开颅的；二，操作者已经熟能生巧，可以顺利地砍下完整无缺的头盖骨。

妇好家族这片聚落没有一直繁荣下去。妇好死于殷墟二期的早段，此后四五十年，商朝开始进入殷墟三期阶段。从此，王宫西南这片高地上已经没有大型房屋，也不再有了贵族墓葬，居民似乎换成了普通人。

到殷墟四期，这里出现了一些窖穴，发掘报告推测，它们应该是王宫储存谷物的仓库。但这些窖穴规模很小，直径只有不到2米，最深处也不过三五米，而且数量很少，不超过十个。商王朝的仓储区显然不会这么寒酸。

妇好家族出自王室，且又和王室联姻，按照商代的世袭原则，应该不会在几十年内家道中落成一般民众，所以，他们很可能是搬走了，去了稍远的某个地方重新建立族邑。而他们曾经生活过的这块小高地，则成了王宫某些下等差役人员的住所。妇好和“子f母”这些贵族的坟墓，也就逐渐被人遗忘。²

周灭商后，已经没人记得这里曾是王后及其家族的坟墓，从而幸运地躲过了周人对商王宫和王陵的报复性破坏。

注释

1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：《殷墟妇好墓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0年。

2 梁思永、高去寻：《侯家庄·1001号大墓》，（台北）“中研院”史语所，1962年；《侯家庄·1004号大墓》，1970年，第33—35、133—154页。

3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：《殷墟259、260号墓发掘报告》，《考古学报》

1987年第1期。

4 卜辞中的“二告”，可能是解释当初的预测为何没实现，这涉及兆纹的解读，现在已经无法完全了解。

5 《东京》979：“贞：妣己害妇好子？”

6 《合集》94正、《合集》2607, 以及郭沫若《卜辞通纂考释》别一，科学出版社，1983年。另，卜辞中还记载妇好也曾主持燎祭，《合集》2641：“贞勿乎妇好往寮。”

《合集》709正。历代商王的卜辞都时常占问“肩凡”问题，大概和他们负责祭祀有关。另，有些学者将“肩”释读为“骨”

《合集》6412：“乎妇好伐土方。”

《合集》8035：“贞：翌辛亥乎妇耕宜于磐京？”意思是令妇好（或妇娇）在磐京举行“宜祭”。

《合集》6585：“勿乎妇好伐龙方。”

《尚书·无逸》：“其在高宗，时旧劳于外，爰暨小人。作其即位，乃或亮阴，三年弗言。其惟弗言，言乃雍。不敢荒宁，嘉靖殷邦。至于小大，无时或怨。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。”

《史记正义》引《竹书纪年》：“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，七百七十三年，更不徙都。”这个时间无疑太长了，有学者认为“七百”当是“二百”之误。

《太平御览》卷八三引《帝王世纪》。

《合集》23477：“癸亥〔卜〕，贞：兄庚羲…家兄己更（惠）…”“贞：兄庚 裁梁庚〔兄〕己其牛

《合集》28278：“…小王父己。”

《合集》35865：“〔己〕𠂤卜，贞：王〔𠂤（宾）〕且（祖）己祭，〔亡尤〕。”陈紫：《小屯M18所出朱书玉戈与商人东进交通线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19年第3期。关于释义，学界说法不一。可参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《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》；吴雪飞《安阳小屯18号墓出土玉戈朱书考》，《殷都学刊》2016年第2期。

参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《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》，第515页。以上关于M17和M18的考古信息、数据及图片，未注明出处的，皆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《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》。

以上关于房屋和祭祀坑的发掘报告及图片出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《安阳小屯》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，2002年。

第十三章大学与王子

1991年，在商王宫殿区不远处，今花园庄东侧的农田里，发掘出一座填满甲骨的窖穴，编号H3。¹这些甲骨的主人，是一位名“子”的年轻王族，生活在殷都格局初定的武丁王前期，家宅位于王宫以南 400多米处。

H3的甲骨卜辞记录了“子”不算长的一生：从他开始接受教育和严格而残酷的战争训练，到长大后征伐异族，为王朝兴盛而东征西战的过程。这是商代王族最常见的人生轨迹。

而且，他受教的大学²的建筑也被发掘出土。

王族学生的训练课

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绝大多数属于商王，很少记录其他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的生活，而且，由贵族自家占卜的更少，可见，花园庄东地的这位“子”的身份比较特殊，可能是武丁王的弟弟或堂弟。³

在他年幼的时候，父亲已经去世。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，“子”可能是他在卜辞里的自称，或是占卜师对他的称呼。

“子”自少年时代“入学”，在王室大学里学习各种贵族技能，比如“舞戍”。商人的“舞”并非后世意义上的表演性舞蹈，而是团体实兵演练，甚至有伤亡的可能。

有一条卜辞显示，“子”这次不应该去参加舞钺，因为队员们会遇到灾害：“子弼（勿）更（惠）舞戍，于之？若用，多万有灾……”⁴

商人称团队舞钺为“万”，各位队员就是“多万”。为避免在操练铜钺的万舞中伤亡，“子”或其他人可能都曾占卜应站在队列的哪个位置，是左边，还是中间或是右边？

丁亥卜，子立于左。⁵

甲午卜，召（勿）立中，或（惠）学，弓弓（勿）示伐。⁶

第二条是其他人的卜辞，显示的是，这次不应当立在队列中部，也不适合砍杀。至于万舞操练为何会有危险，后文会有答案。

除了舞钺，“子”还学习射箭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他曾使用不同力度的弓，女口“二弓”和“三弓”。后世的《红楼梦》中，也有这种数字划分的弓力：

贾母笑问道：“这两日你宝兄弟的箭如何了？”贾珍忙起身笑道：“大长进了，不但样式好，而且弓也长了一个力气。”贾母道：“这也够了，且别贪力，仔细努伤。”


某天，“子”有生病，曾占卜：今天不用上学了吧？不过，这可能是管家替他占卜的。



己卜：子其（疫？），强（勿）往学？（《花东》181）

甲骨文中的“疫”字，字形是一个人躺在床上，身下正在出汗，有人手拿锤子打击其腹部，象征病痛的状态。另有一种解释则为手拿廷石为患者做按摩治疗。无论哪种，它反映的都是卧床生病。

卜辞里的“往学”两字很重要，它表明“子”是去家外面的“大学”学习，而非在家中接受私教。此外，卜辞里还曾多次出现过“学

商”，以及出现过一次“学羌”，这可能是模拟羌人和商人之间的战斗，当然，两方战士都由学生扮演。

甲骨文的“学”字，写作，上面是两手在摆放计数的草棍（爻），下面是一所房子，意为“学习算数的地方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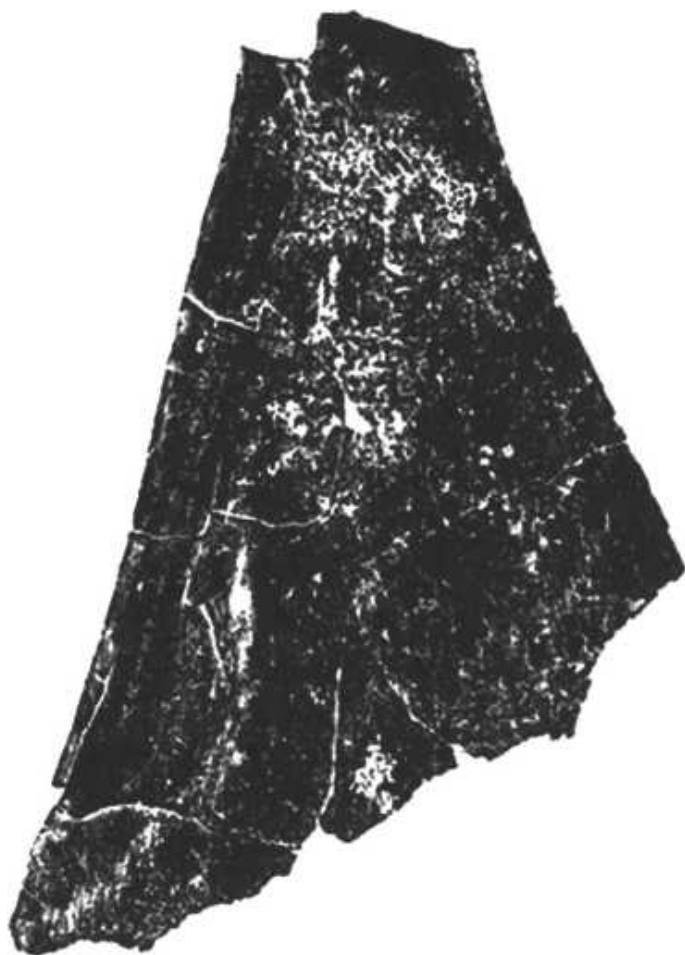
上面的两只手有时会被省略，写作，也可以从两组省略为一组，写作，但下面的房子不能省，它代表学习的场所。不过，在卜辞里，殷都的“大学”似乎没有教过算数。也许因为这是很初级的学习内容，不值得用占卜来记录。至于殷都的大学都有哪些建筑，课程又是怎么开设的，“子”的卜辞里并没有太多信息。

1973年，在“子”的甲骨窖穴西北400米（今小屯村南）发现了大量刻字甲骨，其中的一片牛骨卜辞（《屯南》662）上有关于大学的课程安排，是大学的总教官留下的。而总教官很可能就是商王本人

第一条卜辞是：丁酉日占卜，今天是丁日，（学生们）是否应该学习万舞呢？第二条卜辞是：还是应该在下个丁日学习？

后面的两条卜辞是关于万舞学习场地的占卜：在“右策”学？还是在“内”学？看来，大学的建筑分左右大厅，还有位居中后部的“内”。

- 1. 丁酉卜，今日丁，万其学？
- 2. 于来丁乃学？



《屯南》662

- 3 . 于右秉学？
- 4 . 若内学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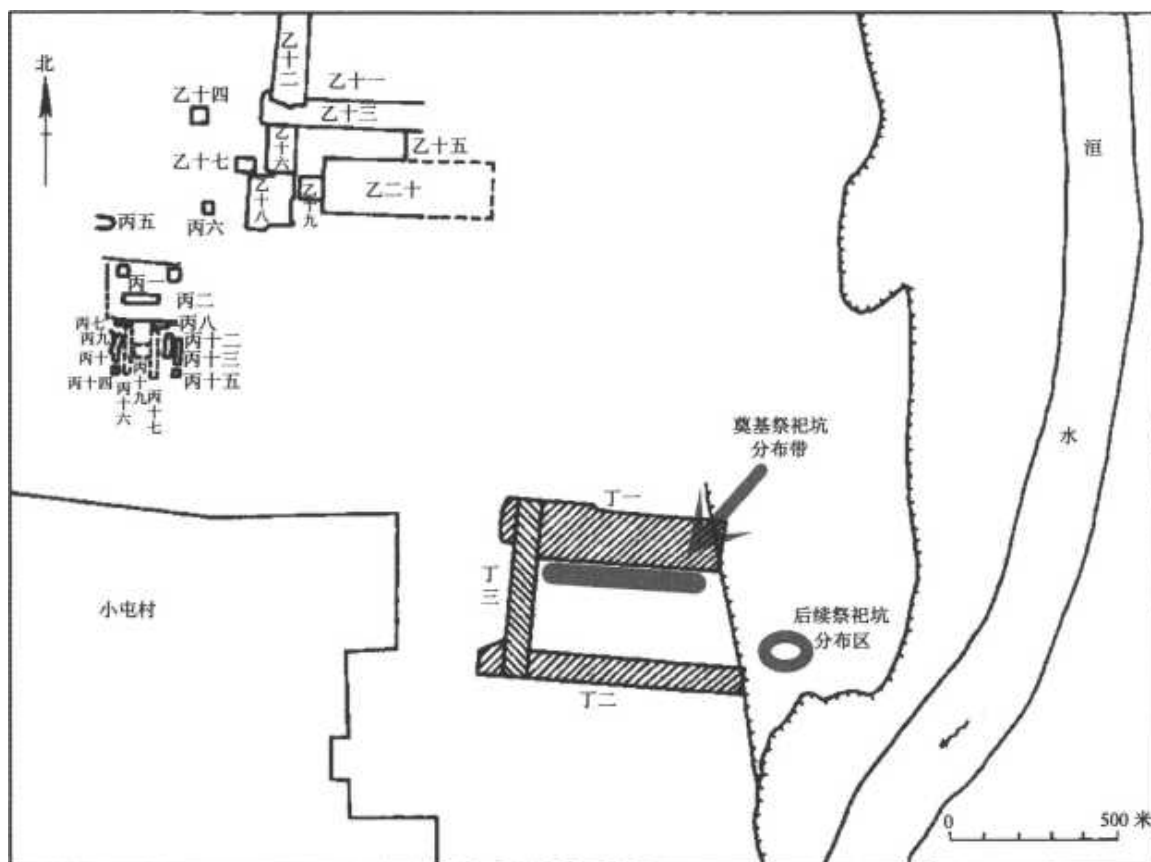
商王会亲自关注大学的课程，这也很正常，因为里面的学生都是王的亲戚。另一条王室卜辞显示，商王曾在“人”地建设大学：“乍（作）学于入，若。”（《合集》16406）这个“入二”有学者解释为“内二”王宫之内。不过，它可能还有“泄”之意，即水滨。

1996年，在王宫区南侧，紧邻沮河边，考古队发掘出一处大型建筑基址，它很可能就是殷商时期的王族大学。

如果参观殷墟博物苑的宫殿区，朝北走进大门之后，右手边是一组“54号”建筑基址。它是一座凹字形大型建筑，发掘时被命名为“丁组”。这里是王宫区地势最低的地方，东边紧邻海河，所处环境和建筑构造很接近甲骨卜辞中描述的“子”曾经学习舞钺的大学。它的北面紧邻着王室宗庙乙区和祭祀自然神的丙区；向南400米，是“子”的家宅，花园村东甲骨出土地；向西南200米，是发现安排大学课程 甲骨的地方。

考古发掘的地层显示，在武丁王即位初年，也就是他准备在渔河南岸建设新王宫的时候，先在丁组这里建设了一组中小型房舍，而且没有用人奠基。对于商人来说，这意味着它并非长期项目，只是过渡性的临时校舍而已。

大概二十年之后，武丁的新王宫相继落成，丁组大学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扩建：南北各新建了一排平行的殿堂（丁二和丁一），长度分别为75米和65米，连接和贯通它们的是西端的一列厅堂（丁三），从而形成一组“凹”字型建筑，并围起一片庭院，对着东边的阻河。



丁组建筑平面图，比例尺数字应为“50米”⁸

按照那片安排大学课程的甲骨的描述，丁三就是“内”，在这里朝东望，右侧的丁二就是“右策”。而在甲骨文中，策字的造型，上面是屋顶，下面是捆束起来的羽箭。所以，它有可能指的是室内射箭场馆。射箭是大学的重要课程之一，而且射箭馆空间大，还可以用以练习“万舞”。

丁组建筑面对着沮河，周边环境是河滩的芦苇湿地，可能还有水沟环绕在建筑的西面、南面和北面，甚至还会有码头供大学生们练习驾船和水战。“子”的卜辞里，就有命令下属准备船的内容（《花东》183），或者说，这所贵族大学也是商人对祖先生活的南国水乡环境的再现。发掘报告对它的描绘是：

三座建筑之间有较宽阔的活动空间，建筑群的整体轮廓呈长方形，东面是由北向南流去的浸水……如果我们认真体验这一古老的建筑群，就会感到它既要给人以宏伟壮观之感，又给人以环境优美、富于生活情趣的感受。

这片地区低洼临河，土质多沙，并不适合营建大型建筑。但武丁王却不惜工本，工程之初就先挖下2米多深的基坑，填入黄土，逐层夯实，然后才开始埋设木柱和版筑墙体。从柱洞看，最粗的柱子，直径接近1米。

北面的丁一体量最大，是主体建筑，室内出土了一件铜盃，上面有铭文“武父乙”，发掘者推测，它是武丁给自己的父亲小乙王制作的祭器。这件铜盆被装入陶缸埋进了一个挖在地基上的小坑，看来武丁王对这座建筑很是重视，希望父王的灵魂能保佑它。9

发掘报告称这座建筑为供奉武丁“三父”的宗庙，很可能，里面还供奉着小乙王的两位兄弟（盘庚王和小辛王）的灵位。花园庄东地的那位“子”的卜辞显示，学生们会带着人牲或畜牲到这里献祭。这很好理解，这三位先王也是这些贵族学生的先辈。



武父乙铜盃及铭文¹⁰

陪练角斗士

丁一有一系列朝南的门，门的两侧皆挖有祭祀坑，共十座，发掘者用墓葬M编号。目前已发掘其中八座，每座埋有斩首的三四人，多为俯卧，人头在死者肩部。能够辨识的死者，皆为青壮年男性。

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是，有一半的祭祀坑发现骨制的箭跳，其中两坑分别埋有一枚和三枚，另两坑则各埋有两枚。

以M18为例，共埋有四人。坑底埋有三人，俯卧，头骨被夯碎，颈部朝东；后又在其脚端的坑壁上挖出一个壁龛，里面是呈跪坐姿势的一人，但头骨没有夯碎，而是放在了壁龛里。该坑埋有三枚骨链，其中一枚在北侧俯卧之人的腿部，另外两枚分别在中间人的上臂和肋

骨部位，肋骨上的已经残断。其他三座坑中的骨镞，有的在人牲的腿部（M3和M2），也有的在腰部和前臂（M15）。

这些骨散的出现颇难解释，并非每座坑都有，也并非每个人牲都有。

箭的木杆会因腐朽而消失，那么，这些镞最初是带着箭杆埋下去的吗？M2北侧人牲的腿部有两枚箭镞，其中一枚横在小腿部位，尾端朝坑壁，说明它没有连着箭杆，不然，杆会触及坑壁而改变方向。这些箭镞应当是射到人牲身体上的，只是有些还能被主人完整地拔出来再利用，而另一些因嵌入人骨或筋肉，主人只能把箭杆拔出，箭镞则随着人牲被埋进了坑中。

由此可以推论：可能多数人牲都中过箭，只是有些被拔掉了而已。那些带箭镞的尸骨很多也是被射在腿部或胳膊等非致命部位，说明他们生前并不是在静态而是在奔跑逃命中被射中的，也正因此，中箭的才会是非要害部位。

历史学者李竞恒有注意到殷墟人牲带箭的现象，他的推论是，这是商人为活捉羌人等俘虏而故意射击其非致命部位所致。“本书认为，这种推测难以成立，在真实的战斗中，没有哪一方可以如此从容地选择命中部位，而且中箭之后，俘虏也很难身着箭头被带回殷都，在传统时代，外伤往往会引发致命的感染。

因此，这只能是发生在祭祀场附近。而且，这四座祭祀坑中的箭镞是同种规格，骨质三棱形锋，形制较大，长度超过10厘米，发掘者称之为“大三棱”，其特点是，没有倒锋，容易拔出来继续使用。故而，这些人牲应当是大学生们练习射箭和搏杀的陪练。

商朝王室和“大学”不会缺乏青铜箭镞，但为何不对人牲使用铜镞呢？这可能是基于“训练”的考虑，毕竟锋利的铜镞更容易致命，而骨镞则致死率较低。另外，出土骨链的锋刃多有磨损也说明，它们是被多次使用的练习品。

丁一南檐下的祭祀坑是统一制作和填埋的。先是挖掘坚硬的夯土，有2米多深后，放进人牲的尸体，有些还会打碎几件陶器放进去，象征人牲在地下也会有些生活用品，以让其灵魂更安心地守卫殿堂。然后，填土夯打。人牲的头骨应该就是这么被夯碎的。填满土后，为使祭祀坑不那么容易被发现，又在地面整体铺了一层20厘米厚的黄土。

后经钻探发现，南檐下并不止十座祭祀坑，但为保存房基的完整性，考古队没有继续发掘。据推测，人牲不会少于40人。

丁组建筑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后，大学生们还要反复用人牲练习射击和搏杀，这样便会不断地出现新的祭祀坑。这些后期坑建在丁一东南方的空地上，目前已发现成排的六座。其中，M10埋有三具俯身的尸体，没有被砍头，其中一人缺失了手和脚。此外，坑角还发现了两处散落的牙齿，发掘者推测，这应该是“当时被打掉的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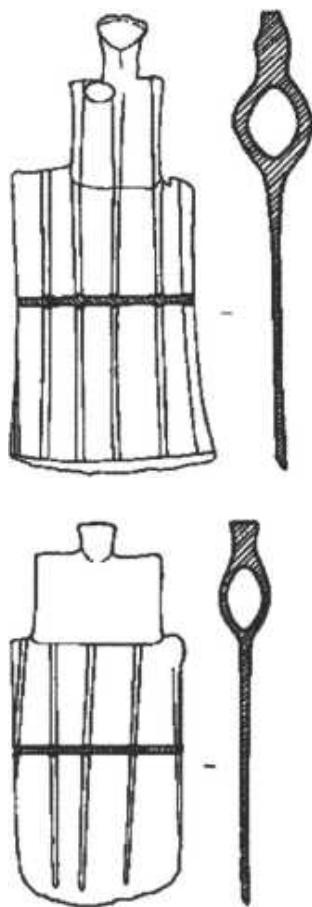
这座坑最特殊之处在于，不仅有陶器碎片，还有四件小巧的青铜斧、三件环首铜小刀以及两块不及巴掌大的长方形磨刀石。铜斧的整体长度在7—14厘米之间，铜刀长20厘米左右，刀斧基本完整，刃部略有残缺，是使用过的。两块磨刀石上有穿孔，当是为系绳之用，便于随身携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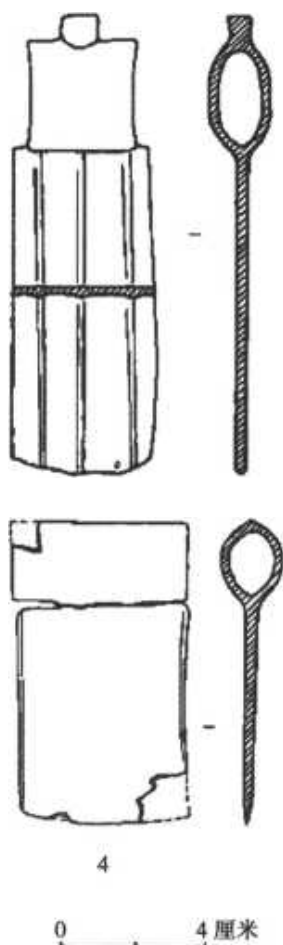
与前述M18不同，M10中的这三名人牲的身上没有箭镞，但携带了近战用的刀斧。他们可能是大学生们练习万舞（短兵近战）的陪

练，这种高度仿真的肉搏战训练也可以看作一种角斗，比赛规则自然对人牲不利。卜辞中，用钺的“万舞”练习者要分左、中、右站立，可能是众多的学生列队围拢对付少数几名陪练角斗士。

另外，这四件铜斧的形制比较特殊，并不是商式风格，而是燕山以北草原地带流行的“管鑿斧”：顶端铸造出圆管形的鑿，会管上还有一个小孔，将木柄插进去，钉入一枚钉子固定木柄。商式钺则是整体片状，在木柄顶端开槽，把钺上端的凸起部分插入槽中，再捆绑固定。

殷墟地区较少发现这种管鑿斧。发掘报告推测，坑中三人可能是来自北方草原的战俘。倘若丁组建筑是王族大学，那么这些北方战俘





M10出土的四把管釜斧线图

就是贵族学生们的陪练。花园庄东地的“子”的卜辞里的“学商”和“学羌”也表明，大学里经常组织对抗性演练，有时甚至要靠商人学生来扮演假想敌。

后期的这些祭祀坑中没有发现骨链，尸骨也大都有砍伤痕迹，可见人牲皆被砍杀而死。比如，M11中的无左手，M13中的左手和左腿被砍断，M12中的无右手。无手者可能是用胳膊抵挡刀斧所致，这说明人牲可能没有装备盾牌。

人牲几乎都被砍头，但也有相对完整的尸骨的，如M9中的甲，双腿被从膝盖部位捆在一起，双手亦被反缚，而且是该坑三名人牲中

第二个被扔进坑的。只是我们已经不知道为何偏偏是他被活埋而不是被砍杀。

如前所述，殷都大学所在地称为“人”，这里也是大学生们祭祀其先祖（先王）的地方。在“子”的卜辞里，有两次提及在“人”祭祖：第一次，是刳一头牛，再“伐”一人（夷）；第二次，是伐羌一人。

甲午：宜一牢，伐一夷？在入。一二三。（《花东》340） 己酉夕：伐羌一？在入。庚戌，宜一牢，殪。一。（《花东》178、376）

从“子”的卜辞可见，有些人牲并非学校提供的，而是学生自备，可能先进行搏斗训练，最后把处死的人牲奉献给祖先。在殷都大学长达二百余年的历程中，因作陪练角斗士而死的人牲肯定不止已发掘的六座坑中的这些，许多尸体可能另有处理，或者只有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才会被葬入祭祀坑。

“子”的贵族人生

在“子”的众多卜辞里，他最日常的工作是向先祖先妣献祭。多数是用猪牛羊和酒（智），也有少数是用人，如为了祭祀祖庚和祖辛，“子”分别“册羌一人”（《花东》56）。在甲骨文里，册，是刳成块的意思。此外，他还祭祀过与商族始祖有关的“玄鸟”。（《花东》1557）祭祀经常在一个名为“来鹿”的地方举行，这应是“子”的庄园领地。

他的射猎活动也很多，主要在“品鹿”，这应该是私家猎场。马车是“子”的生活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，他曾多次占卜左马或者右马有没有灾病。看来拉车的马各司左右，一般不混用。

“子”很关心自己的健康，多次因为耳鸣、做梦、心疾、首疾、目疾占卜。他经常有头疼症状。

“子”和武丁的夫人妇好关系密切，他们应当是亲属，后来成为妇好的侍卫官。在他的卜辞里，“王”只出现过两次，而妇好出现过几十次。“子”经常占卜是否应该到某地见妇好，是否应该和妇好一起举行祭祀。他常向妇好贡献礼物，有一次贡献了六人（《花东》288），还贡献过一名“磬妾”，应当是擅长演奏磬的女子。（《花东》265）

妇好应该曾负责为商王采购马，因为有些马贩子（多御正、多贾）多次通过“子”向妇好送礼，希望得到参见的机会。“子”安排过不止一次集体参见，每次都由马贩子拿出十捆丝绸作为觐见礼物。

有一个叫“弹”的马贩子，经常到“子”的家里奔走服务，想通过“子”送给妇好三捆丝绸，以获得单独接见的机会。“子”就占卜问：是否应该转达这个礼物？占卜结果是“用”，也就是可以。“子”又占卜：是否应该向妇好引荐“弹”呢？占卜结果是“不用”。（《花东》63）

“子”自家也经常买马，他常到马贩子处看“新马”。看来他相马的技术不佳，卜辞里记载说：“自贾马其又死。”意思是说，有一次，马刚买来不久就又死了。

武丁王时期，商朝对外战争频繁，“子”曾经考虑是不是应该跟随一位叫“白”的将领去征伐“邵”地。他还曾试图通过妇好和“白”拉近关系，向“白”赠送过占卜用的龟壳。但最终他应该还是没去，因为卜辞里没有进一步的信息。（《花东》220、237）

在卜辞里，“子”的妻子被称为“妇”，妻子的母亲被称为“妇母”。看来这位岳母喜欢对“子”的事务发表意见，比如“子”在卜辞里曾询问：“妇母让我和某甲在一起，不要和某乙在一起，是否应该听从？”（《花东》290）卜辞里没有出现“子”的子女信息。

“子”的寿命可能不长，毕竟当时成年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岁左右。在他死后，他占卜过的甲骨被埋入了2米多深的窖穴之中。1991年，因修筑通往殷墟博物苑正门的公路，考古队决定对工程用地进行考古调查，这才发现“子”的甲骨坑（编号H3）。其中，有龟甲一千五百多片，刻辞的五百多片，还有少量卜骨。

由于从未被盗掘者发现，坑内甲骨保存得非常完整。许多整版的龟甲虽然遍布裂纹，非常脆弱，但经过技术处理，基本保持了原貌。倘若是被非法盗掘，绝大部分甲骨都将变成碎片，无法识别。历代商王留下的甲骨卜辞虽然数量多，但大都是盗掘出土，非常凌乱，很多同属一王或同一批次的卜辞都丧失了联系。考古学者们希望通过字体和占卜师的名字对零散的卜辞进行分组、划分年代，但结论往往充满争议。这是盗掘带来的无法挽回的信息损失。

五年之后的1996年，“子”曾经受业的大学所在地丁组基址也被发掘出土，这位殷商王子的生平这才展现在了世人面前。这是殷商时代关于一个人的独家而完整的记录文献。

“子”的住宅和坟墓没有被发现；但一般来说，他使用过的甲骨不会被丢弃到远处，应该是在自家院内挖坑埋藏。很可能，他的宅院基址已经被后世破坏。

战死的族长“亚长”

“子”的甲骨坑（H3）被发掘十年后，在它的西北侧数十米处又发现了一片墓葬，其中有一座比“子”晚两三代人（殷墟二期末）的贵族墓，编号M54。商人都是聚族而居，居葬相邻，所以M54的主人很可能是“子”的后裔。

2000年冬季，在花园庄东的农田里，考古工作者用洛阳铲进行钻探调查，初步确定了M54的位置。由于1991年这里出土过“子”的甲骨坑，人们判断可能会有高等级大墓，计划2001年开春解冻后发掘。结果盗墓者一直追踪着考古队的进展，趁夜间找到了墓穴位置，好在有村民发现异常，将此事报告给了考古工作站。于是，考古队决定赶在盗墓贼之前进行发掘。就这样，在2001年初的大雪中，墓穴内的椁室得以揭开。由于从来没被盗墓贼光顾过，大量随葬器物 and 殉人还保持着下葬时的布局。¹²

这座墓穴，口部南北长5米，宽3米多，向下逐渐扩大，深约6米。墓底四壁有高约1.8米的夯筑二层台，中央是黑漆木板搭成的椁室，里面放着雕花夔龙纹、镶金箔的红漆棺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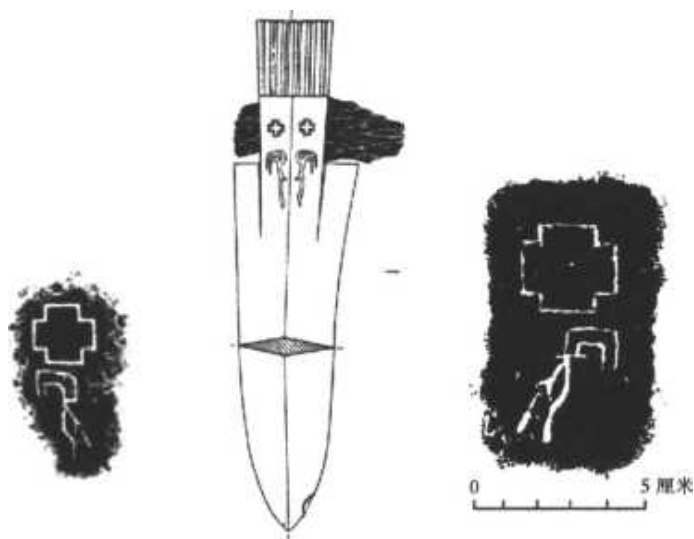
很多随葬铜器铸有“亚长”族徽。“亚”，表示主人有军事首长身份；“长”，是家族的族徽，字形是一个人侧面站立，脑后有很长的头发，手中扶杖，像是个老人。可能是“子”的后人繁衍出了“亚长”氏族。

墓主是一名三十五岁左右的男子，头骨面部略有女性特征，俯身直肢而卧，右脚掌骨有长期跟坐（臀部坐在脚上）形成的磨痕。这是上古人习惯的坐姿。在殷墟发掘的贵族墓葬中，M54主人的死因比较特殊，尸骨上有多处伤痕：一，左上臂肱骨上有三条锐器砍痕，长度都在1厘米左右。“这三处砍痕均未见骨骼自我修复痕迹，说明砍痕形成于墓主人死亡之前的时间很短，即墓主人遭受连续打击后

不久即死亡。”二，一根左肋骨的中前部位，有明显的锐器砍痕。三， 骨盆中部靠右侧被刺穿一孔，深约2厘米，宽1.15厘米，”……内 部呈圆孔洞。从创口形状推测，应是矛戈类刺兵形成”。四，大腿骨 后方也有很深的砍痕。

这位“亚长”氏的族长很明显是在战争中受伤而死的。敌人未能对其头部一击致命，可能是因为他戴了铜盔（冑）。打斗的时间可能非常短暂，其左臂被连续砍伤，说明此时他尚能站立，但已无力格挡或逃避。

我们可以对当时的现场稍作复原：在战斗过程中，他应该是冲在前方，又因为其服饰属于贵族长官，所以受到多名敌人的攻击。首先



“亚长”族徽铭文

是被迎面敌人的铜矛刺入右下腹，矛锋深入骨盆。虽穿戴半身铠甲， 但这个部位很难防护，而且矛锋也足以贯穿常用皮甲。他被迫用双手 抓握矛杆，以防对手再刺，但铜矛已嵌入人骨，不容易拔出。此时， 又有敌人从左方靠近，挥刀连续砍杀，在他的左上臂和

左肋造成多处 伤口，致使左臂肌肉断裂失能。从股骨上的伤痕看，应该还有一支戈 至少两次砍或勾在其左大腿和臀部。

他之所以未被敌人斩首，应该是己方士兵上前把他救了下来。但在随后不到一天的时间里，“亚长”会因失血和创口感染而昏迷，这时， 军中巫医会对他进行急救，但也无力回天。最终，他的尸体被马车拉 回了殷都丧葬。为了减轻腐烂的气味，他的尸体被撒上了大量花椒粒。 对他的战死，商王也可能会表示慰问，并赏赐一些钱物。

在王陵区之外的商代贵族墓葬中，花园庄东M54的随葬品比较 丰厚。首先是有大量的铜礼器。知名度比较高的是一件重达14斤多 的“亚长牛尊”。这是一头站立的水牛，造型圆润可爱，嘴微张，全身布满龙、虎、鸟形花纹，尤其牛背上还有一个带把手的盖子，可能是为了便于在牛腹中存放货贝。

墓中共有40件铜礼器和 铜容器，有些稍薄的铜器在入 葬时被打碎了，出土后，考古 工作者尽量把它们拼贴复原了 起来。这头著名的“亚长牛尊” 就是复原的产物。



复原后的“亚长牛尊”

大件的铜兵器有161件，其中，钺七件，矛78件，戈 73件，卷头大刀三件。除了主人自己使用的钺，其余的戈、矛和刀 能装备超过150人的部队，而这肯定还不是主人家的全部兵器。考虑到氏族成员自家的装备，亚长氏族的兵力应该会有上千人。

较厚重的一件铜钺重12斤左右，其他的较薄，多在1.4斤左右。多数的戈和矛都连接着一段木柄（秘），只有十几厘米，但最长的一件却有38厘米。这可能是为了节约空间，入葬时把木柄锯断了。

铜镞有881枚，分好几处成束摆放。从残留痕迹看，有些下葬时带有木杆，是完整的羽箭。墓中还有些盾牌和弓的遗迹。

车马器有铜策（马鞭杆）两件和弓形器六件，说明主人拥有至少六辆马车。弓形器上铸有繁复的花纹，有的还用绿松石镶嵌。考虑到其他氏族成员，亚长氏族应该拥有不少于十辆战车。

乐器有铜镜一套。铜钱是军事首长发布命令的工具之一，所谓“鸣 金收兵”。此外，还有各种铜工具和杂物，其中，圆形铜泡有149件，可能是缀在皮甲上的。

比较特殊的是主人棺内的一件铜“手形器”，比正常的右手略小，长13厘米，呈微弯曲的半握姿势，上面铸有目形纹饰，甚至有指甲 的纹理。它的小臂部分中空，用来容纳插入的木柄，但木柄已经腐蚀 消失，无法确知其具体长度。

和其他的青铜器不同，这件手形器被放在主人的棺内，靠近左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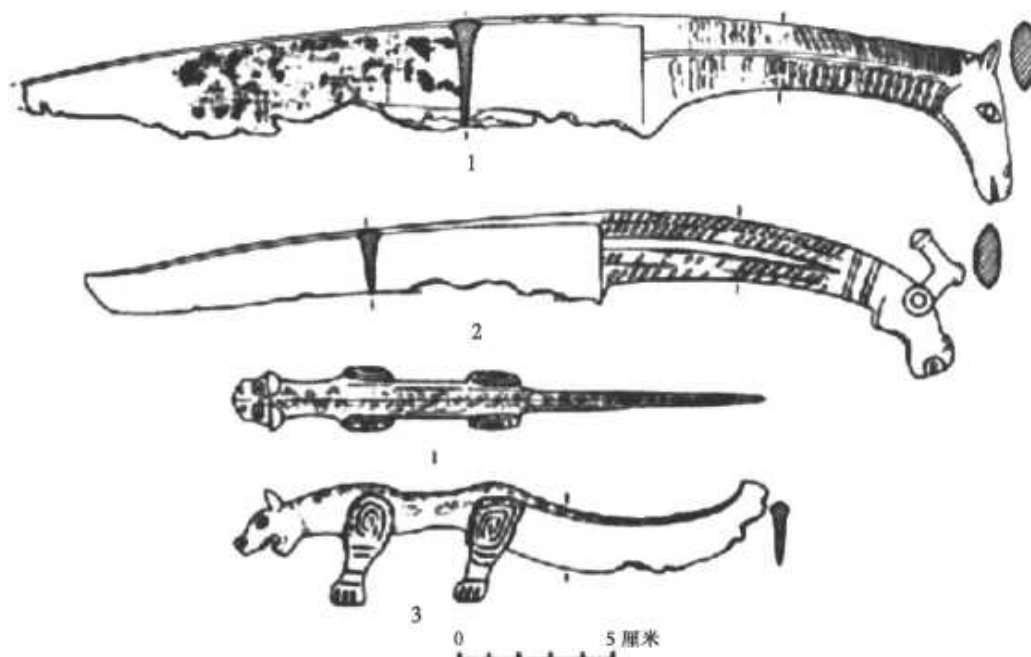
亚长铜手形器线图

腿处。墓主的两手基本完整，手形器也不在主人右手处，所以并不是义肢。有学者推测，它是用来在鼎内捞取食物用的，类似餐叉。但餐具似乎并不需要单独放入主人棺内。从它与墓主的亲密程度看，应当经常被主人握在手里，有点类似权杖。

铜工具中有小刀五件。有两件的手柄末端铸造的分别是马头和鹿头，刀柄的纹饰则类似长脖子。还有一件整体呈虎形（发掘报告认为

像狗），长尾延伸成刀的刃部，有完整的四腿，可以站立在桌面上。

随葬的玉石器，除了小件的玉饰和玉雕，还有些玉兵器，但实用价值不高，主要作为军事首长身份之象征：玉钺一件，玉戚六件，玉矛两件，玉戈八件；此外，还有玉质刃部和铜质装柄结合的“铜骹玉援矛”两件和“铜内玉援戈”三件。



亚长墓铜小刀线图

随葬的骨微有43枚，没有锋刃，前端平整。发掘者推测，这是为了射猎时不损伤猎物的皮毛。本书认为，这也可能是训练品，非致命箭跳可以减低人牲的致死率，士兵可以获得更多的训练机会。

在墓室二层台上，有大量木棍，共47根，长度在13—3.6米之间，直径约3厘米。有些木棍刷红或黑色漆。发掘者推测，这是部分铜戈和铜矛的木柄，因为太长难以放进椁室，就被截断放在了二层台上。

发掘出海贝1472枚，几乎都是经过研磨的货贝。

陶器不多。有些陶器内部有大量梅子核，可能是熬制的果羹；还有的里面有较多碎骨，发掘者推测是肉羹。

墓穴内用了15名殉人和15只狗随葬，其中一只狗在墓室底部正中的腰坑内，这是商人“腰坑殉狗”的传统礼仪。离墓主最近的六名

殉人，在椁室内的棺材外，左右各三人，全尸，但骨骼保存较差，可能是椁内的某些随葬品有较强的腐蚀作用。这些人应是先被处死，然后用草席包裹身体放入椁室之内的。椁室外的墓底有四名殉人，能鉴定性别的有三人，全是男性，只有一人在二十五岁左右，其余都是十几岁。

上述所有全躯的人牲，姿势和墓主一样，都是俯身直肢。在殷墟的墓葬中，这颇为奇特。可能是因为墓主死于兵灾，颇不吉利，所以用这种方式来禳解。

二层台内有三颗人头，”一颗是一名二十岁左右的男性的；其余两颗则都是女性的，年龄分别为三十岁和四十岁左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三十岁左右的这名女性，应该自幼就拔掉了下牙的两颗门齿。这属于“东夷”习俗，自大汶口文化以来，在山东及胶东某些地区一直存在。墓主生前很可能参加过征讨东夷的战争，并从当地带回了一些俘虏。

和人头同一层面的二层台内，还有牛腿和羊腿，以及陶制的豆、瓢、爵，它们应当是用来盛放食品和酒的。

放置完随葬品和人牲后，开始往墓穴里填土夯筑。夯填的过程中，还会埋入殉人和殉狗：到一半深度时，杀了一名两三岁的幼儿，将其头颅面朝下扣在了土中。到距离地面1米左右时，又杀了一名二十五岁左右的女子，将其头颅侧放在了填土内。对头骨和牙齿的鉴定表明，这名女子生前应该营养较好，属于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的人群。根据发掘报告，共埋入四名成人和一名幼儿的头骨，但没有发现他们的身体，而且该墓周边也没有发现人祭坑或者无头尸坑。

在墓葬填埋数年后，墓主的家人为其建造了一座墓上“享堂”：先是在墓穴正上方筑起1米多厚的夯土台基，并筑进一枚成年人头骨和一名全躯的少年，然后在台基上建造亭子式享堂。

若干年后，享堂塌毁，有人便在它的基础上挖了一座近方形坑，坑底埋入一名被砍头的仰身直肢的男子，人头放在身体的左侧，右侧则是两具儿童的尸体。这座祭祀坑，可能出自“亚长”的后人。

在M54附近，考古队共发掘出40座竖穴墓，大多数是随葬品较少的小墓，有殉人的只有两座，其中一座殉二人（M82）。这些墓葬可能多是亚长氏族的成员或者属民的，看来他们多数人并不富裕。

“子”和亚长的后人应该繁衍了很多代。周灭商后，其后人和其他王族被迁到了商族人的起源地——商丘，并在那里建立宋国，继续传承商王家族的血脉。至于他们能否放弃血腥的杀祭宗教，这就是一百多年后的故事了。

注释

1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：《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。以

下简称《花东》。殷墟有两个花园庄，一个在沮河北岸的阻北商城内，一个

在沮河南岸的宫殿区南侧（已整体搬迁），出土 H3甲骨坑的在恒河南。

商代已有大学，如《合集》3510：“右学。”《合集》20101：“丁巳卜，右学。”《礼记·王制》记载：“殷人养国老于右

学。”郑玄解释说：“右学，大学也。”《屯南》60：“于大学寻」

关于这位“子”的具体身份，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。有人认为是王室近亲，但又认为“子”没有祭祀盘庚王的卜辞，说明他是盘庚之前的王繁衍出的旁支。本书认为，这种推测方式可能有问题，因为盘庚一代有四位兄弟当过王（阳甲、盘庚、小辛、小乙），盘庚之外三王的后裔不当王自然就不会祭祀盘庚，但这不影响其作为王子的尊贵地位。花园庄东地“子”的卜辞里从未提及“父”，很难确定他的父亲是谁。

《花东》206。

《花东》50。

中国社科院考古所：《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12年，489条。

《屯南》662₀另可参见宋镇豪《甲骨文中的乐舞补说》，《海南大学学报》（人文社会科学版）2020年第4期。

中国社科院考古所：《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10年。以下有关小屯建筑丁组遗存的基本信息、数据及图片未注明出处的，皆出自该书，不再详注。

按照发掘报告的描述，这种器物坑有对称的两座，但另一座已经被后世破坏，只剩了一些陶片。

王恩田：《武父乙孟与殷墟大型宗庙基址F1复原》，《中原文物》2006年第1期。

李竞恒：《干戈之影：商代的战争观念、武装者与武器装备研究》，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，2011年。

中国社科院考古所：《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07年。以下凡有关M54的基本信息及图片，未注明出处的，皆出自该书，不再详注。《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》发掘报告称，这三个人头“并未放置在二层台上，而是放置在二层台内”。此描述有些难以理解，“二层台内”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夯筑在二层台的土内；另一种是在二层台侧面掏出壁龛、放置人头。

第十四章西土拉锯战：老牛坡

关中盆地在群山环抱之中，犹如一片东西狭长的柳叶，渭河从盆地中央流过，沿途接受洋河、濡河、泾河和北洛河等支流汇入，最终注入黄河大拐弯处。

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，关中盆地内一直有众多繁荣的小村落，但到了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，华北各地开始进入普遍的动荡和战乱。关中也不例外。今西安市西郊的客省庄（二期）就出现了大量杀戮、冲突甚至人祭的迹象。

但不知何故，关中的新石器人群未能“进化”到早期国家。龙山动荡期过去之后，这里又回归仰韶时代那种与世无争的社会状态。在关中之外，南佐、石郎和陶寺等古国兴废倏忽，夏、商文明迅速迭代升级，却都没影响到关中的宁静生活。

这是上古时代的常态：并非所有的人类社群都会自动进化成更大的共同体和国家；事实是，多数会一直停滞无为，直到被强大的古国或王朝吞并，被强行裹挟进人类的“发展”大潮中。

王朝扩张也会引发土著的反抗。关中是商王朝的“西土”边疆，也是献祭人牲的重要来源。商朝的势力虽在这里活跃数百年，但从未占领整个盆地。西安市东郊潘桥区老牛坡村的黄土地层，记录着商朝对关中数百年的经营史。

商朝通过设立城邑或侯国管理外地和边疆，本质上，这是一种分封建国的制度。后来的西周也同样实行封建制，但不同的是，商朝的城邑或侯国很重视商文化的独特性，与土著人群泾渭分明，很难出现文化和民族融合现象。当然，对于商朝来说，湖北盘龙城是特例，也是一个教训。

老牛坡是商朝设在外地侯国的典型个案，显示了商族人祭文化和土著部族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。

早商的入侵者

20世纪，老牛坡的村民耕作时还偶尔会挖出商代青铜器，这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。1985—1989年，考古队对这里进行了多次发掘，由此，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发端、跨越整个商代的聚落逐渐露出部分真容。I

老牛坡村接近关中盆地中心，背靠骊山，面对满河。在商人到来之前，本地土著还生活在石器时代。他们在黄土坡地上开垦出农田，用石刀和石镰收割谷物，在濯河中用网捕鱼，留下了很多拇指粗的石制渔网坠。他们也做些艺术工作，比如，在陶罐的口沿捏出花边，用石头磨制成巴掌大的环形“石璧”。

土著墓葬的随葬品很少，没有任何兵器，说明他们的生活中少有暴力冲突，也几乎没有权力组织和社会分化。那么，又是什么引来了商人征服者？

墓葬里埋藏着答案：发掘的七座墓中，四座随葬有绿松石。也就是说，附近的山中有铜矿，这正是商人搜寻的目标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能生产铜器的地方，商人才能建立稳固的据点。

可能在刚刚灭亡夏朝一二里头古城之后，新兴的商族人就乘胜进入了关中。他们沿着黄河南岸古道而上，穿越豫西的山涧和密林。这一路虽颇为艰辛，但并不缺少人烟。在仰韶时代，农业聚落已经遍布这里山间的各处台地。

关中盆地虽然开阔，但尚未进入古国时代，并没有值得掳掠的繁荣邑聚，所以这批商人并未把关中视作久留之地。直到开国百年，郑洛地区开始面临人口增长的压力，关中地区这才成为商朝扩张的新大陆，一批又一批商人进入潼关，在盆地东部扩散开，建起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据点。其中，老牛坡规模最大，延续时间也最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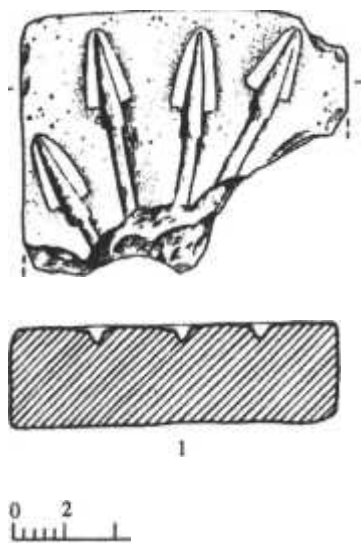
老牛坡商代地层分为四期。一期还是本地土著的生活世界，到二期，开始出现冶铸青铜的遗迹，并伴随着大量早商式（二里冈文化）陶器碎片。这是商朝人入侵和定居的证据，湖北的盘龙城也在这一时期形成。关中周边的铜矿少而零散，虽难以形成盘龙城那种规模的青铜产业，但已经足够征服者自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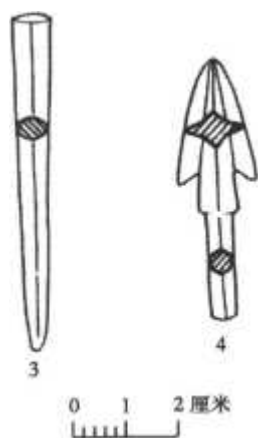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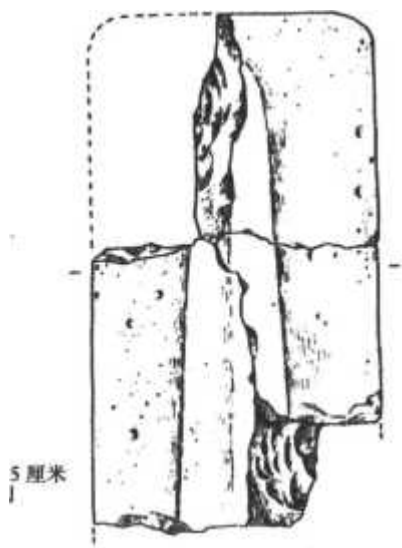
老牛坡二期的生活-作坊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灰坑，考古工作者在里面发现了两块铜炼渣、两枚铜散和一枚铜锥，还有铸造铜镬和铜戈的陶质残范各一块——是铸造小件铜器用的“双面范”，两块范拼合，可以多次使用。在半块破头大小的镶范

上，五枚箭镞呈扇形分布，其中四枚完整，无倒刺，两翼三角形；戈范刃部平直，锋利。这都是早商时代青铜器的特征。

没有发现任何稍大的铜器和铸铜范，比如商族人常见的铜酒器。由此可见：一，这批征服者地位不太高；二，军事需求最为迫切，必须用有限的铜资源巩固新据点。不过，他们还是仿照铜器的饕黄花纹制造了陶器，试图效仿故乡显贵们的生活。

商人常见的杀人献祭自然不会缺席。一座边长约半米的三角形





2

商代文化二期陶、铜器

1. 饿范 88XL12H18 : 94

2. 戈范 88XL12H18 : 35

3. 铜锥 88XL12H18 : 3

4. 铜簠 88XL12H18 : 28

老牛坡商代二期的陶制铸范和铜器



二期仿铜陶簠，有商代铜器常见的饕餮夔龙纹饰带

小坑，里面埋着三枚完整的幼儿头骨，但没有任何躯干骨和肢骨。填土经过夯打，头骨非常破碎，无法分辨性别，只能判断他们的年龄在两岁左右。这些幼儿可能是用来向铸铜设施献祭的，因为人头坑紧挨着一座大灰坑（88XLI2H6），从中发现了两块铜炼渣，说明铜炉应该在不远处。

在出土了铜簠和铜锥的88XL12H18灰坑，还发现了两片由人头骨磨制成的椭圆形“骨饼”，直径约3.5厘米，比硬币略大，没有穿孔和纹饰，不知有何用处。

由于发掘范围有限，没有发现商人的房屋和墓葬，只有一些灰坑。从这些信息看，在二期，商人征服者数量不多，生活也不算奢华。

综上，老牛坡二期只发现有铸造工具，但没有冶炼铜的迹象，比如大量的铜炼渣。那么，用于冶铸的铜料又来自哪里？

沿浦河向上游20公里，蓝田县的怀珍坊村有这一时期堆积的铜渣、木炭屑以及冶铜炉的残迹。比如，有草拌泥的红烧土块，一面粘有一层绿色凝结铜汁，发掘者推测，这可能是炼铜炉的炉壁碎块。

和同期的老牛坡一样，怀珍坊没有发现大件铜容器（礼器），但出土有早商式陶器，以及一些小件铜器，如铜戈、小铜刀、铜锥、铜钻、铜傲和铜环等。此外，还有一块重三斤的铜圆饼（用于铸造的铜锭）。

也没有发现铸铜设备，比如铸造用的范。看来，这里和老牛坡正好互补，冶炼出的铜锭会被送到老牛坡投入铸造。只是本来可以整合在一起的冶铸工作，为何要分在相隔20公里的两地？

其一，可能是铜矿石不易运输，且冶炼场地离铜矿越近，则成本越低；其二，这两种工序都有很特殊的条件，冶铜需要有矿石来源，铸铜则还需要铅和锡，以及合金配比技术。两种工序分离背后的原因可能是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商人部族各自拥

有的产业，怀珍坊这家有矿 山，老牛坡则有铅和锡以及铸造技术，他们可以分工合作，却不愿合 并成一’家。

和冶铜设施同期，怀珍坊遗址还发掘出五座低等级墓葬，尸骨大 多残缺，下葬时应该已被砍去肢体。M1墓主缺头骨和右半身骨骼，有右小腿骨。从骨架观察，头骨及右半身骨骼应该在埋葬时就缺了， 足骨有明显截断的痕迹。M2墓主是一名儿童，“坑内仅有两根小腿骨，有明显的截痕”。M3墓主的骨架缺上肢骨和肋骨等，发掘报告认为， 下葬时尸体就已经不完整了。M4墓主的骨架缺右上肢骨、左股骨及 其他小件。²

这是伴随商人而来的征服和残酷统治，自给自足的土著村落成为 商人统治下的奴隶庄园。一方面，开采和运输铜矿石需要较多劳动力， 怀珍坊的这些死者可能是被奴役和虐杀的本地劳工。另一方面，这些 人仍然拥有比较正规的墓葬，墓穴里有几件简陋的随葬品，说明他们 还生活在自己的村落和家庭环境中，死后也由亲人安葬。

怀珍坊的早商文化层很薄，没有更晚的（殷商时期）陶器和铜器，说明这个据点只是昙花一现，然后被永远废弃。

第二轮西进运动

不止怀珍坊聚落，甚至不止关中，在商朝中叶，商人在各方向的 扩张潮都在冻结和收缩。此时，并未出现强有力的外敌，正如前文所述，商人的挫折来自内部的九世之乱，这造成了王朝近百年的停滞。